

法器教學—節拍穩

能定心 悟道法師主講 (第一集) 2009 中國
山東金山寺 檔名：63-003-0001

我們最近有十五位同學要發心學法器，已經練了一個多星期了，聽說練得不錯，等一下就請他們來練一下給大家看看。剛才也寫了一張傳真信，我代表大家跟老和尚拜個年，但是還沒有傳過去，因為時間到了，就趕快下來。昨天中午我有看到網路，我們國家胡主席告台灣同胞書，因為我是台灣同胞，所以就仔細聽，聽了半個小時。內容方方面面都有講到，其中最重要的，胡主席講要弘揚中華文化，這句話我就特別注意聽。所以，他呼籲兩岸同胞大家要在中華文化的基礎前提之下，大家共創雙贏。這是我們中華民族，中華兒女，大家共同的使命，從我自己做起，這我們大家都有責任。所以我們聽到這些談話，也心裡感到相當的欣慰，我們這些年大家一起共同努力，慢慢有了一些感應。

今天我們這個梵唄課，也是我們這裡同學大家發心要學習，我們出家眾實在講，除非年紀很大，不然多少還是要學習，在一般道場也是少不了的。梵唄在佛門裡面，就像我們中國儒家講的禮樂一樣，禮就等於是佛門講的戒律，樂就是梵唄、唱念這一類的。古代聖人以禮樂治天下，不像外國用法治，用禮治。禮它是順乎人情，樂來陶冶我們的心情，陶冶我們的情緒，身心兩方面都調節好了，我們一個人生活在這個世間，就可以過得幸福快樂美滿自在。不一定大富大貴，縱然很貧窮的人，他也過得很快樂，就像孔老夫子的弟子顏回一樣。這是講古聖人制禮作樂的作用在這個地方。我們佛門也是同樣這個道理，我們學戒律就像學禮，我們來學唱念就是像學樂。當然這個樂也是很大的學問，也是很有講求的，這些唱念也

是都失傳了。傳到我們現在念的這個音，可能不是當時那種梵唄的音聲了，可能有很大的差別。就像我們念咒語一樣，這個咒語佛傳下來的，傳給弟子，這樣一代一代的傳，總是多少會有一些差別、一些出入。特別年代久了，這是很難避免的問題。我們現在也只能盡心盡力，根據我們所接觸的、我們學過的、我們練過的，我們以一個真誠心來學習，這樣多少也是會有相應的。這個基本還是在一個心態上，當然這個唱念、唱腔這些也是有它的一個標準，也是需要講求的。

在過去我們對這方面可以說比較缺乏，特別現在我們看到一般經懺佛事做得並不是很莊嚴，因此我們看了也不會很想去學習這些東西，有時候認為這個唱念也不過就是這樣，學會了就去趕趕經懺，應付應付一些佛事。但是後來我們知道，古來祖師大德他們對唱念方面是非常注重的，特別我們淨土宗，這個大家如果看夏蓮居老居士《淨語》裡面講的，就可以知道。特別是淨土宗，我們唱念都是幫助我們修清淨心，幫助我們定心。這些法器、這些節拍既然是幫助我們定心的，當然我們所要求的是這個目標，這是講修行用的。我們現在做的「三時繫念」，實在講還是比較屬於結緣用的，一般結緣的。因為韓館長以前請明訓老法師來教我們三時繫念，這個緣起也大概跟大家報告一下。當初我剛到圖書館也是不知道有三時繫念，那個時候一年做三次的法會，清明、農曆七月中元，再來就是冬至祭祖，每一次法會三天。前三天都要一天誦一部《地藏經》。第三天晚上六點開始，館長她就請外面的法師來放大蒙山，法器由我們道場出家眾負責，放大蒙山。這樣放了幾年，有一年農曆七月（在台灣是超度的旺季），七月份各寺院自己有佛事，包括外面請的，所以主法的法師就請不到了。請不到，當時我們也不會，也沒有敢動個念頭想上台，因為過去也聽了一些沒有德行、定力不夠

，上去放蒙山就會被鬼拖下來，所以誰都不敢上，真的是不敢上，也沒有想要上，也不敢上。

韓館長她請不到法師，她就著急了，這個例行性一年三次的法會，請不到。剛好我們師父的戒兄弟，明訓法師，現在過年也八十了，蘇州人，他平常也都有聽師父的錄音帶。那天館長正在著急，他老人家從南投上來請錄音帶。館長看到很高興，現在找到一個了，自己送上門來了，就請他放大蒙山。明訓法師講，放大蒙山要三密相應，才能變出食物給這些鬼神吃，我沒有辦法做到三密相應，我也變不出這些東西給他們吃，你請我放大蒙山，我沒有辦法。但是他說，如果你請我做「三時繫念」還可以，就勸導亡靈信願念佛，求往生淨土，這個可以。當時韓館長，我們也不知道什麼叫三時繫念，只知道大蒙山或燄口，這些我們比較熟悉的，大蒙山、小蒙山、燄口。三時繫念，有總比沒有好，館長說好好好，三時繫念就三時繫念。那課本在哪裡？就請明訓老法師拿來給我們，然後就印了一些，就請他來教，請他來教我們三時繫念。教，我們反正現學現賣，沒有像我們現在有這麼長的時間來準備。反正你一學了馬上就要上台，其實都還學不會，就要上台。我們是這樣被逼出來的，什麼都不會，就要被逼上去，叫你上，你不得不上。所以，剛開始我跟悟本師兄兩個，他當維那，我敲木魚，做三時繫念，唱那個讚都是唱一半。為什麼？唱到當中，不曉得唱到哪裡去了，大眾人又多，他們聲音又大，又壓過我們，我們拉都拉不回來。我們兩個只坐在那邊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看到最後師兄說，好啦！這樣就結束，沒有唱完就草草收場。師兄他起腔，「阿彌陀佛無上醫王」跟「阿彌陀佛身金色」，常常搞混掉，那也是唱不下去，好好好，就這樣、就這樣，唱一半就煞板，就換下面了。做下來，兩個是很沒有面子，趕快跑進去房間躲起來。這樣練。

明訓法師當時來教我們，不准我們學花鼓，他是不准學花鼓，硬性規定；懺悔偈是三遍，不是一遍。後來，因為圖書館，時間的關係。因為有一些比較遠方來的同修，他們回去太晚。因為如果這個懺悔偈唱三遍，要增加一個小時。不准敲花鼓，他說敲花鼓就是趕經懺的。所以最初我們都是學正板鼓，我們看這個板眼也是正板，沒有花鼓的板眼。後來是香港有一個居士到圖書館去出家，六十幾歲，他花鼓敲得好，他出家的法號叫悟達（悟達國師那個悟達）。他在家在香港就常常在寺院裡面給人家教花鼓，他的花鼓敲得很柔。像悟梵師、謙師，她們的花鼓都是跟他學的，但是沒有像悟達師敲得那麼柔順，他的花鼓敲得好。梵師她敲的比較硬、比較大聲，謙師敲的就是像戰鼓一樣。他花鼓的確敲得好，因為我們佛門跟戰場畢竟是不一樣的，不是要上戰場去打仗的。所以擂鼓，有它剛中帶柔的韻味在，不能很硬的。館長聽到他敲花鼓，她就（她也喜歡熱鬧，韓館長喜歡熱鬧）大家學花鼓。花鼓，我沒有學，因為我知道，出家就很排斥趕經懺，所以就沒有學，就學正板鼓，後來的師兄弟他們都學花鼓。

請明訓老法師來教，他來主法。後來大家知道這個三時繫念了，三時繫念跟我們修淨土又很相應，慢慢大家很多同參都喜歡了。明訓法師還沒有去教我們之前，沒有人知道，也沒有人請他做三時繫念。從那個時候開始，請他去做三時繫念的人就多了。後來到了第二年七月，換他不能來了，不能來主法。那個時候我們悟本師兄他跑掉了，跑去山上追頂念佛，要了生死，就剩下我。出家眾也不夠，不夠就找居士來練，居士來補，就這樣。現在明訓法師他也沒空來了，那怎麼辦？師父說，你上，就叫我上。之前館長也有請老和尚上過一次，老和尚他唱的是荒腔走板，不搭調。我知道師父他故意的，這一招我就是沒學到，所以唱到現在還要唱。如果那時候

我像師父一樣，上台就荒腔走板，不搭調，可能今天就不用來唱念了。所以師父他比較高明，所以他現在不用唱，他只要負責講經就好。反正我唱得夠難聽的，你受得了嗎？這招厲害。這是我後來才悟到的，剛開始還會意不過來，後來才慢慢覺悟過來，這個根性比較差。我怎麼悟到？因為有一次到大阪去借一個日本的寺院，上善寺，淨土宗的道場，去做三時繫念，我那個腔唱錯了，他老人家就知道給我糾正，他怎麼會不會唱？從那時候我才悟到，悟到說原來師父以前您就是裝的。如果他唱得好，肯定沒完沒了，館長一定叫，師父，你上。師父他不上，就叫我們徒弟要上，師父叫徒弟上，你就不能不上，不能違抗。我們都不會，不會還是要上，他說打鴨子上架，什麼都不會，都要上去。我是這樣被逼出來的，環境所逼，沒辦法。後來既然做了，我們也是要慢慢去揣摩，有些地方，我們自己要去揣摩。反正你高興也得做，你不高興也得做，那不如我們換一個心態來做，不然你心不甘情不願，你還是要上。這個我在這裡講很輕鬆，到現場，如果你去試看看，真的很不輕鬆。

我在學法器，是什麼都不會。不會，館長她會給你壓力，我在敲木魚，她就站在旁邊，快一點、快一點，你就很不自在。起腔太高了，低一點、低一點，太高了，女眾跟不上。這些都老菩薩，又是女眾（因為男眾音階都比女眾高），所以後來被她訓練得高音可以起，中音可以起，低音也可以起，壓力很大的。所以這個說實在的，剛開始練真的是心不甘情不願，因為我跟大家報告過，我出家是要學講經說法的，怎麼搞到這個下場？也是真的很心不甘情不願，不是我的本願。但是環境遇到了，也沒辦法。後來再想一想，唱念也是一種修行法門。但是當時老和尚他講經，他只是講這個也要學，他沒有把這個方面說得很詳細。就是偏重在經教上的講解，在修行方面，但在唱念這部分，當然老和尚他也是知道，他也不會講

太多，如果讓館長知道他懂得太多，恐怕他又沒有辦法去推辭。

我們練這個唱念，在老和尚看都是不及格的。所以他有好幾次給我提醒，早年在圖書館，他叫我去買京劇來看。大家有沒有看過京劇？以前叫平劇，現在都叫京劇。京劇，在台灣有個劇校，專門培養這些學生的。京劇講求的就是字正腔圓，字正音圓。以前我們也不懂，然後請老法師來教，也是偶爾來的。剛好來了，碰到了，趕快請他指點一下。指點一下，吃個飯，他就走了，下次什麼時候來都不知道。館長，他們一年有半年都不在。所以都是靠我們自己在揣摩，所以有些音唱得偏差了，自己也不知道。也是那一年在日本，那一次老和尚給我提醒，點出來，就是我們不會字拉音。你那個字的音，剛開口念的時候，那個叫字，比如說「三事雲衣」，衣，那個叫字，但是衣再拉下來，那個叫腔。但是你那個腔要跟那個字的音是一樣的，字拉下來是變腔，叫字正腔圓。以前我們不會念，「三事雲衣」下面就啊，啊了半天，師父給我叫過去，你怎麼這樣念的？他說以前我在台中李老師那邊，就根據那個字音拉下來的，不是伊、啊、哦、耶。我們不懂，那只有這樣，沒人教。後來師父給我講，我就改了。我再給我們師兄弟講，他們不改。我說抱歉，以前我也是錯誤的示範，因為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現在改了，也希望你們改。但是他們覺得這麼麻煩，我們都唱習慣了，你還叫我們改。這也沒辦法。所以現在大家要學，學比較標準的，不要像以前。你拿以前那些舊的，都伊、啊、鳴、耶，還有一些老菩薩，他會創他的音。然後大家念習慣了，好吧，就跟著你們吧！就這樣，所以唱的都不是很標準。

我們現在唱的，我這幾年這樣提倡，有一些地方是比較好了。像我們這裡現在念，我都要很大聲的念，因為怕一些老菩薩，我們沒時間跟他上課，他也沒時間來，只好在現場你聲音比他大，把他

壓過去，然後叫他來跟你，跟久了，他就跟對了，這樣就好了。不然你哪有時間去給他糾正？只好靠麥克風，不然我是很不喜歡拿麥克風的。後來我再聽看一些老法師，聽佛光山，佛光山在唱念，很多人喜歡。像澳大利亞，布里斯本市政府，他每年辦佛誕節，現在變成那邊佛誕節，他們佛光山很會表演，還有會講究排場，這是他們的特色。還有他們會接待，他就訓練各種人才，像一個大企業，企業管理。現在全世界五大洲，他們道場都蓋得很大，經營生意，開餐廳的、賣佛具的，真的是企業化，這個佛門商業化，培訓各種人才。他們的唱念，他們標榜是海潮音，也很多人喜歡，所以他們的信徒很多。所以在布里斯本市，市政府把每一年的佛誕節，都是在市區裡面一個好像大家集會的地方，就在那邊表演。辦那個活動是很累的，事情很多的，聽說他們辦得覺得很累，想要停下來，但是那個市政府不讓他們停，變成他們當地的一個文化。我再聽聽他們的唱念，他們也是字拉腔的。師父講得沒錯，是我們搞錯了，後來我就趕快改。我們這裡現在應該都調過來了，天目山我是不曉得，我希望我們這兩個道場大家能夠一致。不然你們這邊常常會有互相往來的，如果唱的不一樣，到時候就要打架了，那就麻煩了，希望要能統一。昨天胡主席講，我們要和平統一。我們這個唱念也要和平統一，不要打架。你不統一不行，你會造成道場的困擾，是不是要統一！

我們練習唱念，在古時候叢林，他是不隨便給你碰法器的。所以以前有一些老法師，那些老法師都是大陸去的，去那邊大部分是江浙這一帶的，江浙像常州天寧寺，寶華山，江蘇、浙江這一帶的。教我們三時繫念，明訓法師他是蘇州人。蘇州人講話都是柔柔的、嗲嗲的，所以寧願聽蘇州人吵架，不願聽寧波人講話，因為蘇州人吵架也很文雅，你聽不出他在吵架，寧波人講話就像在吵架一樣

。所以他教我們大部分就是比較偏在蘇腔，但蘇腔，我又有台灣本土的腔再加進去，然後就混合起來了。所以我當時在唱這些，都常常被韓館長糾正，韓館長她是大連人，她是東北腔，她的東北腔是比較標準一點，被她調得很多，調到現在，大概就是這個樣子。一般我們先學讚，我們讚也不是學得很多，就這幾個讚，反正就是應付法會。所以我們大部分都是上午供、佛七，還有三時繫念。韓館長在世的時候，她要普佛，八十八佛，藥師佛聖誕，她都要去普佛，要照佛門課誦本去拜的。過年要拜千佛，拜三千佛，就這些。

我們學這個讚，老法師教我們要先學板眼，他不讓你先拿法器。但是我們當時也沒辦法，什麼板眼都不會，就要上場，你就要拿法器了。拿法器，我們勉強敲也敲得下來，但是一般正規的學習是要從板眼。板眼你學會了，熟悉了，然後再學法器。要怎麼樣才算學會？你一個人唱一個讚下來，然後打拍子，這個拍子打下來沒有錯，那這個讚算你學會了。大家在一起唱的不算，你一個人獨唱。跟你和大家一起唱不一樣，大家要不要試看看？大家在一起，好像我們都會，大家都會唱，但是你一個人唱看看，再打這個拍子。你一個人唱下來，這個拍子板眼打得沒有錯，那這個讚就算學會了。這個學會，再換另外一個讚。

我們一般講六句讚、八句讚，我們現在三時繫念「彌陀讚」、「三寶讚」，八句的，八句的算大讚。六句、八句的，你一個學會了，如果同樣是六句讚，只是詞不一樣，它的板眼唱腔是一樣，你一個會了，那些只是詞再熟悉一下，都一樣，都會了。比如說，「蓮池海會」跟「阿彌陀佛無上醫王」、「第一大願」，它都是六句讚，它的板眼、唱腔是一樣的。另外，就是後面有加三稱的，還有沒有加三稱的。加三稱，有慢板，還有快板。我們現在在三時繫念，除了前面那個之外，大部分都是唱快板，有分這個。這是我們學

讚，開始就先學打拍子。以前韓館長請，像明乘老法師，現在都老了，大智法師、見如法師、明訓法師，這些都是唱念的。現在在台灣最老的，戒德老法師，一百多歲（一百零一歲），他是常州天寧寺過去的。聽說他放蒙山、放焰口，他那個咒語都從來沒偷工減料的，要念一百零八遍，他一定念到足那個數，他一點都不偷工減料，所以他做的法會，算是很認真負責在做。不像一般做經懺的，他都是會偷工減料的，咒語念的遍數都不夠，跟原來定的數字都不夠，他做的算是最標準。

我們學讚，拍子就是一板一眼、一板三眼、七星板。我們剛開始學要一板一眼。一板一眼，就是從這裡來的，以前我們常常聽人家講「一板一眼」，這個人一板一眼，表示這個人很中規中矩，一點不馬虎的。後來學了這個讚，才知道什麼叫一板一眼，因為它有分上板、下板。一板當中有一個眼，叫板眼（眼睛的眼）。上板，一板一眼；下板，一板三眼；也有上板，一板一眼，下板一板一眼。這個構成它整個讚的板眼。夏老居士在《淨語》給我們講，「要知節拍即妙用」。這個節拍，淨宗的收心都靠這個來定心，你節拍拍得準、拍得穩幫助我們心可以沉澱下來，包括我們所有的法器它都是定心的作用。因此我們對於法器，各方面的敲打，這些不能不講求。現在我們也分兩個方向，一個是自己修行用的。你內部修行用的，盡量用正板眼，比如說鐘鼓，我們用正板。花鼓，一般是結緣用的，因為大眾，特別是初機的，他喜歡熱鬧，這個是法會結緣的。正板，是修行的，幫助你定心的。因為你心浮氣躁，做什麼學問都做不好。唱念，這些節拍、板眼，各種法器，都是幫助我們定心的。要達到定心的效果，這個當然要相當的講求，也要我們大家相當的修養，這樣我們來敲打這個法器，才會愈敲愈好，這個要配合我們的心情。我們敲法器，往往都會受到影響，特別培訓一些新

人，他敲不好，我們就生煩惱，大家就心定不下來，這是很平常的現象。這個就是法器不能不講求的原因。

比如說，敲木魚，你木魚能夠敲得好。我一九九〇年到北京去看黃念祖老居士，因為那個時候師父就是把夏老居士編的《寶王三昧懺》，他說這個我們也可以拜，但是它沒有板眼，怎麼拜，我們都不知道。我只好拿那一本，拿到北京去找黃老居士(夏老是他的老師)，去請問他，這個怎麼拜？當時他說，這個你們一年才拜一次，這個不重要，他也沒講，他只告訴我，打佛七或者誦經，木魚很重要。他說木魚控制那個速度，他說夏老師以前在世的時候，在解放前，曾經帶大家打一次佛七，他自己親自敲法器的。他說那次佛七打下來，感應很殊勝，連拜墊都有舍利。舍利不是說燒了才有，你打佛七，精誠所感，他說那個拜墊都有舍利。他說解放以後，就沒有那個因緣再打那樣的佛七了。他說夏老師親自敲法器，他告訴我，木魚控制那個速度，還有輕重，那個很重要。所以木魚叫定心魚，讓你定心的。反過來講，如果敲不好，心就定不下來；敲得好，心就定下來。所以你在敲地鐘，現在你們這邊打佛七有沒有敲地鐘？因為現在會敲的人不多。法器真的會敲的人，真的一個佛七可以給你帶到一心不亂，這一點不假。黃老居士給我講的。我再看夏老的《淨語》，的確他對法器非常講求。古來祖師大德都非常講求的，要求也非常嚴格，你不懂，他不准你碰法器的。所以有一次有一個不曉得是大智法師、還是見如法師？到圖書館去給我們講法器，他說以前我們在大陸，鄉下的寺院，他有個兒子出家了，去待了好幾年，後來被派上去敲鈴，他俗家就放鞭炮。被派上場去敲鈴，他俗家放鞭炮。從這個地方，我們就可以想像，以前的寺院要求很嚴格，你不會，就不准你上。以前有這樣的人，很多。那現在沒人，又不會，只好沒有牛，馬也可以，只好這樣。沒人，反正就會不會

都上，現在是這樣的一個情況，這個我們也必須要了解。但是正規的情況，你一定是都會了。

敲地鐘，我帶了那麼多年的佛七，幾乎等於是說給大家練習的，正式打佛七還是給大家練習，真正敲得好的，不多。悟永法師他在馬來西亞吉隆坡帶一次打佛七，他有錄一個CD，我聽了，那次敲得還不錯，但是還可以再提升。我們台灣有一個菩妙老和尚，現在年紀也很大了，跟我們老和尚也是很熟悉的好朋友，以前都一起住過茅蓬。聽說打佛七他敲地鐘，很多人喜歡，很多人喜歡去參加。因為會敲地鐘的，我帶這麼多佛七，偶爾碰到一、兩次敲得好，情況好，大家念得不累，念得很輕鬆，而且攝心。念得不累，你一支香下來，真的大家是法喜充滿、精神充沛，念得非常歡喜。如果敲得不好，不是拖板、搶板，不然就是敲地鐘的人，如果他剛好心情不好，那你就有得受了。這些我都調整自己。以前我自己不會，自己後來慢慢會了。後來要帶下面的人，他也不會，像我在基金會，如道師敲木魚，那個木魚，他就恨不得把它敲破，就像在砍柴一樣，你說那個敲出來會好聽嗎？後來到圖書館帶一些新的師兄弟，不會敲，敲得是夠難聽的，板眼又不對，這裡也不對，那裡也不對，我想一想，我自己也是什麼都不會上來的。地鐘也是一樣，不但不能攝心，而且是讓你心更煩的。後來我怎麼調整的？有一天我又悟到了，悟到什麼？這個也是在修忍辱波羅蜜，我要忍受他敲得很不好的這個過程，後面才会有好的。哪有可能叫他一上去，他就敲得很好？這個不可能。但是你要培養他，你就要忍受他這個時間，他不好的，你要讓他有機會去上場練。上場練，敲不好，你要修忍辱波羅蜜。這個時候就不要修一心不亂，修忍辱波羅蜜就對了，我是這樣調的，不然會氣死。

以前我還沒有出家的時候，因為我母親孩子也大了，她就跑到

寺院去住。在台北雙溪有一個叫蓮池庵的，一個老尼師管的道場，她說她那邊沒有人，就兩、三個人，我母親去幫忙煮飯。有一個老先生是我們家鄉的人，七十幾歲出家的，早晚課，只有他一個出家人，當然他要帶。我母親那個時候還在家，她去煮飯。有一天我去掛單。總是要有一個敲木魚的，剛好花蓮來一個女眾，大概四十幾歲，那個女眾是有羊癲瘋。羊癲瘋大家知道吧？突然倒在地上，口吐白沫，都會有這種的狀況，羊癲瘋。只有她一個，就叫她來敲木魚，你說羊癲瘋她怎麼敲？那一天我去參加早課，她的木魚就不會敲，敲得亂七八糟的。我們這個老和尚，敲大磬那個磬槌，往那個女眾的頭上就敲下去。如是我聞，我那天參加早課，我說早課怎麼做到變成這個樣子？後來我自己出家了，我說這個要修忍辱，不然我在當維那，那個不會敲木魚的師兄弟，像這樣一生氣就把他的頭敲下去了。她都羊癲瘋，再給她敲，要變腦震盪了。這個都是真的，親眼目睹這些事情。

所以我們現在練，現在這裡人多，大家好做事，人多好做事，大家可以輪流，輪流上。我今天就是先講個開場白，因為平常你們都在練，你們現在練有先打板眼嗎？怎麼打？有沒有人都會了，打一個給我們大家看看。這個板眼，可能不是參加法器的同學，有的沒有聽過。這裡簡單講一下，你們也可以練。我們是一個上板、一個下板。上板是鐺，下板是鈴、木魚、鼓，鐘也是上板。一橫的是上板，圓圈是下板，還有七星板。我們一般打拍子就是左手是上板，右手是下板。這個一板一眼、一板三眼，就是拍子，四拍。一板一眼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這樣大家應該知道了，畫圓圈的。如果一橫一個小圓圈，那是一個上板、一個下板，下面有眼，我有把眼點出來。我們下一次再把，大家法器組的有嗎？沒有的話，我再把它印出來。我

早上才臨時點的，這個圓圈下面一點一點那個叫眼，一點那個叫眼。板眼，就是一板一眼、一板三眼，還有七星板當中就沒有眼，七星板只有板，沒有眼。所以一板一眼、一板一眼、一板三眼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先打這個，沒有學過先打這個。已經學了，再繼續練，這個如果需要，我們再印給大家。

這個板眼，你一定要一個人把它唱了，這樣拍子打下來，你一個人獨唱，打得沒有錯、唱得沒有錯，才算及格。大家混起來唱的，混水摸魚，這個不算。就好像以前的樂隊，我聽說樂隊有錢比較多、比較少，我說怎麼會這樣？他說錢比較多的，他真的會吹的。比較少的，他還不穩，他是跟著大家他會吹，他自己一個人他就不會了。我們唱讚也是一樣，所以希望我們練讚的同學，先把這個練起來。因為講解，只是告訴大家學習的一個方法，其實真正的學習是在自己練習。因為這個別人也不能代替，要自己練習，練習遇到什麼問題，我們再跟大家說明一下。還是平常大家練習，聽說現在法器組每一天都在練，這個也很難得。因為今天第一天，時間的關係，我們今天就先講到此地。

下個星期就要請我們法器組的來表演一下。希望這個星期，起碼學個六句的，六句的自己能夠拍得下來，可以大家來表演一下。沒有報法器組的，大家也可以練。所以我們這個法器課，唱腔，各方面的，大家都可以練。我們練起腔，大家都可以練習起腔，大家都練。像高中低，大家都可以起，不一定說你一定起哪個，最好就是高中低都可以起。像爐香讚，我們現在起的都有比較壓低，「爐…」，壓得低；再高一點，「爐…」；再高，「爐…」。這樣高中低，大家去揣摩。你練的話，可以在空曠的地方自己練。戒定真香也是一樣，「戒…」，「戒…」，「戒…」，戒場都是這麼高的，

所以喉嚨都快喊破了。難怪韓館長一定要求我們起腔，不然女眾跟不上。

好，祝大家新年快樂，事事如意，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。我們下課。阿彌陀佛！